

# Lonesome Dove



## 孤独鸽 上

[美] 拉里·麦克默特里 著

Larry McMurtry

王改华 译

1986年获  
普利策文学奖

美国西部拓荒史诗

现代西部小说经典

连续数周高居  
《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Lonesome Dove*

# 孤独鸽 ①

[美] 拉里·麦克默特里 著

Larry McMurtry

王改华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孤独鸽: 全2册 / (美) 麦克默特里著; 王改华译.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5. 12

书名原文: Lonesome Dove

ISBN 978-7-201-09987-3

I. ①孤… II. ①麦…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79663 号

---

LONESOME DOVE

Copyright © 1985, Larry McMurtry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2-2015-188

### 孤独鸽

GUDU GE

[美] 拉里·麦克默特里著 王改华译

出版人 黄 沛  
责任编辑 韩玉霞  
特约编辑 杨 轶  
装帧设计 汤 磊

---

出版发行 天津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邮购电话 (022)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mailto:tjrmcbs@126.com)

制版印刷 高教社(天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28.75  
字 数 60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98.00 元(全 2 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邮购部联系调换

在备受期待的史诗《孤独鸽》中，拉里·麦克默特里呈现了众多人物：卡尔与麦克克里——这两位老练的西部斗士——他们的友情自始至终经受着考验——那是一种无法言表、难以理解的友情。在西部小说中，很少有比这本书更出色地诠释这种友情了。……当然，还少不了女性——我想知道，如今还有哪位男小说家这样满怀热情地赞美女性……

麦克默特里创造的是名副其实的史诗巨著，是不朽的美国西部志。

——《洛杉矶每日新闻》(*Los Angeles Daily News*)

麦克默特里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为读者呈现了长途牧牛和古老的西部。

——《今日美国报》(*USA Today*)

麦克默特里先生深知，在牧牛的漫长旅程中牛仔之间自然结成的情谊；深知西部男人对女人炽热的爱恋；深知响尾蛇、沙暴、毒蝎和脱缰之马。在麦克默特里先生笔下，牧牛的旅程成为检验人性的一种方式……我们如今怎样活着重要吗？我们所谓的成就真的重要吗？

——《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

## 译者前言

《孤独鸽》是美国久负盛名的作家拉里·麦克默特里获得1986年美国普利策文学奖的名著。这是一部美国现代十分有影响的优秀长篇小说，是一部美国人民当年挑战神秘“大西部”野蛮草原的史诗，其中富含令人深省的悲戚的爱情故事。

拉里·麦克默特里于1936年出生在美国得克萨斯西部牧场，他的祖父与父亲都是西部牧场主，他本人的青少年时期也是在得克萨斯中西部度过的。因而他熟知当年美国蛮荒的“大西部”平原及其多变的气候，也熟知当年美国西部牛仔们的粗狂与豪爽，以及他们对女人忠贞的爱情。从而，独具匠心，用奇特的文学艺术表现手法，描绘了当年美国得克萨斯边疆一个尘土蒙裹的孤寂小镇，以及从这个孤寂小镇放飞出来的一群“孤寂的鸽子”。

小说通过讲述当年美国西部两位不甘心于退役孤寂生活的老别动队队员，带领一伙牛仔驱赶数千头牛马，离开美国得克萨斯南部与墨西哥交界的孤寂的边疆小镇——孤鸽镇，穿越美国“大西部”辽阔的大平原，前去拓荒北部边疆蒙大拿的一场艰难征程，揭示了当年移居美国“大西部”蛮荒大

草原边民们的孤寂与彷徨，以及他们对人类文明生活的渴望与憧憬，赞扬了这些当年拓荒美国“大西部”男女们不屈不挠的精神。

拉里·麦克默特里先生凭借深厚的文字功底和杰出的小说家才能，用如椽巨笔，浓郁凝练的笔墨，纵情驰骋，酣畅淋漓地塑造了这场征程中的精华人物群像：英勇的豪侠与粗犷的牛仔、边疆移民与墨西哥人、女人与妓女、印第安人与穷凶极恶的土匪，从而绘制出一幅幅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精神搏斗的壮丽画面，使得巨著的文学魅力与真实的现实生活浑然一体，而他饱满的笔墨与鞭辟入里的描绘，更赋予这部小说叙事以浓郁的生活气息。

小说情节跌宕起伏，全文102章，章章娓娓道来，感人至深，特别是一曲曲凄婉的爱情故事以及故事主人公悲戚的结局，令人叹息、伤感、哭泣，而巨著奇巧的前后呼应、浑然一体的结构，更让人掩卷沉思。全文细腻的人物心理活动描述与生动、诙谐的人物对话，让书中人物始终栩栩如生地浮现在你面前。

拉里·麦克默特里先生毕业于美国北得克萨斯丹顿大学，在获得美国休斯顿大学硕士学位后，由于杰出的创作才能，先后荣获美国斯坦福大学华莱士·泰格尔和约翰·西蒙诺·古根海姆学员奖。他的第一部小说《奔驰的骑手》为他赢得了声誉，使他跻身于美国现代杰出小说家的行列，被评论家誉为与美国近代小说家托马斯·伍尔夫、詹姆斯·琼斯，和J. D. 塞林杰比肩的优秀作家。他也是一位著名的编剧制作人，他的小说《奔驰的骑手》和《远离契尼部落》被改编为剧本，都被搬上银幕。《孤独鸽》被改编为长达六小时的电

影，在美国与欧洲等诸多国家上演，并且荣获了七项艾美奖。他于2005年改编的电影《断背山》，摘得奥斯卡最佳编剧奖，从而被誉为“美国的托尔斯泰”。

他的其他主要作品为：《星夜》《野牛女郎》《会吹口哨的人》《好莱坞随笔》《得克萨斯别墅》《最后一次画展》《沙漠玫瑰》《别人的甜心儿》《前进》等。而《孤独鸽》被《今日美国》评论为：“如果你的一生仅能读一部美国西部小说，那你就选择《孤独鸽》吧。”

拉里·麦克默特里先生现在把他的《孤独鸽》与2014年首次出版的《遗言酒馆》两部著作，同时授权天津人民出版社汉语简体字版，独家出版发行。

译者有幸被指定承负这一翻译重任，不足之处难免，请方家及广大读者见谅。

在此，感谢美国朋友朗达女士为鼓励我把《孤独鸽》介绍给中国读者给予的一切帮助。

同时，感谢天津人民出版社特别是文史编辑室韩玉霞主任与杨轶编辑在编辑工作中给予的一切帮助。

王改华

2015年1月8日写于天津滨海新区

# 目 录

第一部分 / 1

第二部分 / 235

第三部分 / 617



PART

I



第一部分



奥古斯都·麦克克里走出门廊，两头青毛猪在争吃一条小响尾蛇。想必小蛇在地上爬行找阴凉儿，不慎落入它们口中。一场精彩的拔河赛——母猪咬住它的脖颈，小猪拽着它的尾巴，响尾蛇再也发不出声响来了。

“你们两头饭桶，想吃蛇，奔河湾去！”奥古斯都踢了小猪一脚说。他不为它们吃小蛇发火，而是心疼他的门廊。这儿本来闷热得令人烦躁，它们跑来添乱，让他光火。他走下台阶，踩着场院里厚厚的泥土，转到井房，去取他的酒壶。太阳依旧像头倔强的骡子，拗在高空，然而，凭借他对阳光敏锐的眼力，看出它的长长光束已令人鼓舞地西斜。

孤鸽镇的黄昏虽姗姗来迟，可小镇的黄昏还是令人惬意。一年大多数的漫漫白日，炎炎烈日，让小镇笼罩在蒙蒙的尘土里。远处的灌木丛平原，是蛇、角蟾蜍、地鹃和蜥蜴的天堂，却是两头猪和田纳西人的地狱。周围方圆二三十英里，甚至找不到一棵像样的乘凉树，他们时常争论问题的办事处便成为适宜的乘凉之所——如果可以把那千修万补、没有棚顶的马厩与两个牛圈称作他们帽子湾牛马公司办事处的话。奥古斯都拥有该公司一半的产业。

他的性格执拗的合伙人伍德罗·F. 卡尔上尉一直说，离这儿仅十二英里的皮克里斯隘口，是极好的阴凉处，奥古斯都却偏不认可，说是要有比孤鸽镇更糟糕的地方的话，当数皮克里斯隘口。皮克里斯隘口因来自佐治亚北部的傻瓜韦

斯利·皮克里斯得名。此人带领一家人在这个灌木丛中迷失了十来天，最终找到一块空地，之后再也不愿意走出来了。皮克里斯隘口的赫然大名，不过吸引它的奠基者罢了，即是说，意志薄弱的人没勇气穿越它方圆数百英里的豆灌丛。

奥古斯都藏酒壶的井房是间半地下的小土坯房，里边倒是十分阴凉，要不是因为吓人的黑母蜘蛛、黄蜂和蜈蚣的话，他早就搬进去住了。

打开门后，他没看到蜈蚣，却立刻听到一条响尾蛇吓人的声音。这条响尾蛇显然比落入两只猪口里的小蛇聪明些，它盘曲在墙角。他没朝它开枪，春日黄昏中的孤鸽镇是静悄悄的，一声清脆的枪响，准保让全镇大乱。人们准会认为，不是科曼契族印第安人从大平原上跑来袭击，就是墨西哥人从河对岸杀来。此时，坐在镇子里唯一的酒馆——干豆酒馆中的醉汉或不开心的人，多半会为自身安全跑上街头，开枪撂倒一两个墨西哥人。

至少，卡尔会从牧场咚咚咚地跑来，而当他弄清楚只是为一条蛇大动干戈的话，一定会大发雷霆。卡尔从不把蛇放在眼里，认为响尾蛇不过是一条蛇罢了，随手用什么东西就可以把它干掉。“一个人对蛇怯步，不如走开得了。”他时常这么说，不如是说给自视有学识的人听。

奥古斯都却坚持从容不迫的观念，相信得给生物留点思考的时间，所以在烈日下站了一会儿，直至响尾蛇安静下来，从一个洞口爬出去，才伸手从泥坑里取出他的酒壶。

今年天气干旱，孤鸽镇帽子湾的这座井房不过是个泛出泥水的土坑。两头青毛猪一半时间围着它拱，想钻入里面的泥水坑里，可至今也没拱出个洞来。

裹酒壶的湿漉漉的麻袋片，是蜈蚣藏身的好地方，他慢慢剥开它，仔细查看后，才打开盖，谨慎地喝了一口。他的田纳西老乡、镇里的白人理发师杜拉达·布雷莱，就因为对蜈蚣大意，成了个拐子理发师。那是一天夜里，两只可恶的红蜈蚣钻入他的裤子里，第二天早晨杜拉达起床匆忙，忘记了抖抖裤子……他的腿虽然没全烂掉，家人却担心他会血液中毒，让奥古斯都和卡尔把它锯掉了。

有一两年，孤鸽镇有过一位名副其实的年轻医生，只是他缺心眼。那时，镇里有个人人巴不得找借口把他吊死的西部牧人。一天夜里，这个牧人醉酒后，被一只钻入耳朵里的臭虫搅得坐卧不安，就劝说年轻医生给他用水冲洗。年轻医生用温盐水给他慢慢冲洗时，他却犯性，开枪把医生打死。犯杀人罪的牧人仓皇逃跑，被人打落马下，当即被干豆酒馆附近消闲的人们——多半为女人——给吊死了。

打那以后，再没医生敢来小镇。奥古斯都和卡尔在别动队时，处理过伤员，自然被请求做了分内的事。杜拉达的腿不久愈合，可以靠拐杖单腿走路，在手术中喊坏的声带却不能治愈，从而坏了生意。杜拉达原本爱唠叨，蜈蚣事件后，用沙哑的唠叨，让捂着热毛巾的客人们难以忍受，久而久之，便都跑到墨西哥理发师那儿去了，连不信任墨西哥人的卡尔，也成了墨西哥理发师的座上客。

奥古斯都拎着酒壶，走向门廊，安置好他的绳索躺椅，享受阴凉黄昏的消闲。太阳西沉，阴影逐渐延伸到门廊、马车场院、帽子湾、孤鸽镇，最终抵达格兰德河。等到河中央也被夕阳余晖覆盖时，他开始睿智者微醉的闲聊，多半是自斟自语。

卡尔若能找到活儿的话，会一直忙到天黑得看不见时，才歇下来。而惯于履行下士职责的豆眼，即便卡尔要他收工，他也不会坐下来的。

两头青毛猪全然无视奥古斯都要它们去河湾的命令，而是躲在那架马车下吃蛇。这说得通，河湾那儿跟马车场院一样燥热，还得跑远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河湾不过是条干枯的沙地沟渠，以致两头猪都没把它当作打滚的地方，这恰好是它们的聪明所在。在近年来和卡尔的没完没了的争论中，奥古斯都时常夸赞他的这两头猪比牧场里所有的马和多数人聪明，惹得卡尔恼怒。

“贪吃的猪哪有马聪明！”卡尔反驳道，随即会骂出更难听的话来。

每日黄昏，奥古斯都习惯舒适地躺在这场院这把躺椅上，饮威士忌，观赏日落。他不是斜躺在躺椅上，就是倾灌他的酒壶。小镇天气十分燥热，混合着蒙蒙尘土味道的空气，有如干燥的白垩味儿；麦芽威士忌，有如家乡田纳西山岭清晨凉爽的浓雾，消除他心中的烦躁，浸润他的心田。他很少喝醉，只是在朦胧的黄昏，伴随着快意的痛饮，欣赏色彩缤纷的晚霞。威士忌不但丝毫减弱不了他的理智，却让他得以容忍跟卡尔、豆眼、迪兹，以及年轻人纽特和老厨子博利瓦尔这伙粗人相处。

平原西部的天空被染成美丽的粉红色后，他转到房后。

“把咸肉与豆泥闷透！”他踢了两脚厨房门，冲里面喊道。

没听到老厨子博利瓦尔应答，他又把门狠踢了两脚，转回门廊。小青毛猪像只安静的小猫，等在屋角，大概期待从他身上掉下皮带啦、小刀啦、帽子啦等什么可嚼的东西。

“走开，小猪崽，要饿，再逮条蛇去。”他说，随之想起博利瓦尔每周往饭桌上端三四次炸得比皮带还硬的山羊肉来。老人在失势前，是个墨西哥惯盗，现在过起了平静的生活，而饭桌上却山羊肉不断。帽子湾牛马公司不经营山羊生意，博利瓦尔也不会自掏腰包去购买，他显然干着偷羊的老行当，而这老行当中显然没有烹饪技艺，山羊肉炸得像从煤焦油里捞出来似的。可公司里唯有奥古斯都可以发牢骚。“博，你从哪儿弄来这炸山羊肉的煤焦油？”他时常这么挖苦道。可他的风趣有如对牛弹琴，博利瓦尔只是装聋作哑。

他刚想再跟两头猪唠叨几句，见卡尔和豆眼从牧场走回来。

豆眼是个麻杆瘦高个，孱弱的身子，好像随时会倒下。打眼看，豆眼确实像个不中用的人，可你别从门缝里看人，他虽说不是与印第安人匹敌的勇士，却是奥古斯都见过的最得力的帮工，牧场里的木匠、铁匠活儿，挖井，以及修马具等杂活儿，他样样是行家里手。要是他干活拖沓的话，早被卡尔赶走了。

他走到马车旁跟俩人招呼：“娘儿们收工早些了吧？感情圣诞节到了？”

两人的衬衣被一整天的汗水浸得黑漆漆的。奥古斯都把酒壶递给卡尔。卡尔一只脚踩着马车辕，喝了一口，漱了漱发干的嘴，吐在地上，把酒壶递给豆眼。

“你才娘儿们呢，什么圣诞节。”卡尔唐突一句，进屋去了。奥古斯都愣在一旁。平日里，卡尔满意地干一天活儿后还是能在这儿消磨一会儿时间的。

伍德罗·卡尔困窘地维系自己的威严，让奥古斯都觉得

好笑。实际上他并不威武，仅中等个儿，奥古斯都比他高四英寸，豆眼也比他高三英寸，但当你站在他面前时，就不能以貌取人了，特别是你无法消除豆眼心目中卡尔上尉的高大形象。卡尔盛气凌人，豆眼甘愿俯首称臣，仿佛要想跟随卡尔，就得敬畏他。奥古斯都是南得克萨斯地区唯一适度维护自己尊严的人，甚至在竭力维系。“卡尔，你不是真不食人间烟火的人。”每天，当他给卡尔摔过去他烤得热呼呼的发面饼时，总是这样不失时机地挖苦。

反应迟钝的豆眼自然听不出他的话外音。奥古斯都时常为豆眼俯就矮他一头的人窃笑。而卡尔是个实在人，从不用什么手腕制服人。卡尔根本没手腕，只是身先士卒。

“我难得舒闲，也确实不是偷闲。”奥古斯都对卡尔说。

“你这么看待自己，我没有。”卡尔说。

“见鬼，卡尔，我也像你这么一天到晚辛苦，怎么筹划牧场的事呢？你整天泡在马汗沫里十五个小时，人整天泡在马汗沫里，能筹划出个什么来？”

“我倒要看你怎么筹划出畜棚顶来。”

三年前，一阵呼啸的怪风从墨西哥刮来，把畜棚顶席卷一空。所幸，孤鸽镇一年下不了一两场雨，没棚顶也不会让家畜遭罪，却让卡尔承受灾难带来的困苦，再也找不到足够像样的修建棚顶的木板了。因为，那场大风过后一周，又下了场罕见的倾盆大雨，大部分棚顶板随同家畜粪尿，随洪流漂浮，流入了格兰德河。

“你整天筹划，怎么没想到那场暴雨？”卡尔诘问道，把那场随大雨漂走的家畜粪尿泼向奥古斯都，好笑与否，总算是反击奥古斯都的口实。



看豆眼吞咽威士忌时细长脖子上蠕动的喉结，奥古斯都禁不住想起了蛇吞食青蛙时的情景。

“卡尔恼怒得狠踢那树桩呢。”等豆眼终于喘过气来时，奥古斯都对他说。

“母马咬了他那么一大块，他当然急了。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留它？”

“他蠢就蠢在喜欢那些小母马。他怎么会遭它咬？你们这些家伙当时在挖井来着？”

“凿岩石呢。井下仅能让一人抡镐，所以，纽特抡镐，我给马钉掌，上尉去骑乘。想必他想要让母马出汗时，它乘他没留神，咬了他一口。”

两人说的小母马，是镇里人人尽知的母马“地狱母狼”。母马是卡尔从墨西哥买来的，卖马人说是他们杀了一个科曼契族印第安人得到的。奥古斯都不信这些谎话，说是一个科曼契人没胆量去墨西哥逍遥，而两个科曼契人去了墨西哥的话，那些墨西哥人不会活着做这笔生意了。母马一身灰斑纹，白口鼻，前额下方有一绺突起的白毛。它比纯种马矮些，却比印第安人的矮种马大。母马大概同某个印第安部落的什么人一起待过，是匹谁见了都想买走的骏马。可卡尔连出价都不想听，而豆眼和纽特盼着把它卖掉，两人每天都要跟它打交道，难免遭它踢咬。一次给它钉掌时，牵缰绳的纽特差点被踢进锻铁炉里。豆眼视它如科曼契人，原因难以用三言两语说清楚。

“什么事把纽特绊住了？”奥古斯都问道。

“大概倒在井下睡觉去了。”

就在这时，男孩拖着疲惫的步子走来，等挪到马车旁时，